

## 父亲的“有料”春联

贴春联，在我生长的盐城东台乡村，要算是春节最有仪式感的一道程序了。

有钱没钱，人们都把门前、屋里、猪圈、羊圈乃至树上贴得红彤彤的，图个吉利、喜庆——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“曈曈日”，是否有“彤彤日”的意思。

假如你到乡下来，看一遍农家春联，往往会有一种错觉，像是在观摩一场“年度语文盛典”。

现在，春联在超市里、地摊上有卖，商家或公益机构都有的送。但以前，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人工书写。村民小组里做老师的，当仁不让成为“春联书法家”。

忘了何年何月，我也被推到这个神圣的位置：路南路北，河东河西的人家，春联书写都给我“承包”下来。有时一站两天，从早到晚，手腕酸疼，双脚胀痛。年少的我，裁纸、折痕，磨墨、润笔……已经有板有眼，不过，当时的毛笔字，可能只能“将就”看看，无法“讲究”。从可以抓笔的五年级小学生，我一直写到大学毕业。正式工作后，春节前几天难得在家待着，邻居们也渐渐习惯去街上买春联了。

写春联，费体力，也费脑力。大门、房门、厨房门、橱柜门、猪圈门、羊圈门……位置不同，内容各异，尺寸有别，主人往往还有一些个性化诉求，所以，每家每户都要量身定做，不能简单复制。

再苦，再累，再烦，父亲都支持我写下去。用几支毛笔，去几瓶墨汁，哪怕倒贴给人家几张红纸，又怎样？你练了一手字，那多划得来。事实上，写或不写，由不得我做主，父亲很强势。不过，我也十分乐意给邻居们“献丑”，“不丑，不丑”的极简评价，一度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

离乡30年，每天和文字、图片、视频打交道，早年写对联时的纠结，贴春联时的忙乱，读春联时的兴奋，已渐渐淡变成烟，模糊不清。但父亲当年搜罗、整理乃至原创的几副春联，倒是时不时闪现在我的大脑屏幕上，似乎被谁设置成了一幅幅屏保画面，挥之不去。

当时，每到年底，新日历簿、报纸杂志上都印有“新春联”，供读者选用。父亲没读过几天书，不识多少字，而他似乎更喜欢旧体的版本。好多老式春联，他都可以脱口而出：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；一人巧作千人食，五味调和百味香……去年才写，今年又写，年年都写，审美疲劳了，不安分的父亲某一年突发奇想，想“创新”一下，令我将一句乡村俗语工整整写到红纸上：没钱打肉吃，睡觉养精神——苏中、苏北地区，买肉一般叫“打肉”，如同买酱油说成“打酱油”。

这个也是春联？认得几个字的人，在我家门前都愣住了，然后再读一遍，又都读出很大的笑声。那个春节，父亲不停地给上门拜年的邻居、亲友解释，每次他都带着得意的笑容。至今，我都没有真正弄明白，他是苦中作乐，还是玩世不恭？确实，那年那月，生活不容易。假如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副春联，今天回忆起来可能还不会这么具象，这么刻骨铭心。

## 学无类

□林深

孔子“有教无类”，可以不分贵贱愚贤，甚至不分善恶孝逆，做老师的他一样等同看待，教而育之。这份传道授业解惑的担当，没有丝毫的分别心。他不觉得，聪慧过人，才是孺子可教，也不觉得愚笨不堪，就是朽木难雕。

不论是家贫如洗的颜回、资财万贯的子贡，还是刚直鲁莽的子路、巧舌如簧的宰予，孔子的谆谆教诲，并未厚此薄彼，这才有了桃李百代，流世千秋。

其实，不仅“教”是无类的，“学”也该是无类的、没有差别的。

纵是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集大成者苏轼，也自



□周云龙

父亲自制的春联，未必原创，但来自民间，源于生活，在村里、乡里乃至县里，也算独树一帜。有趣，或许谈不上；有料，那是肯定的。

子女强于我要钱做什么，子女不如我留钱做什么——那年，我考到省城南京的高校。父亲感觉自己家庭教育初见成效，开始到处推介、分享他认同的教育理念。他选定的这副春联，其实也是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积蓄铺垫。大一暑假结束，父亲答应给我三四百元钱零用。返校前一天，他突然告诉我，家里没钱，要到县城打工的大姐那儿去看看，请她想想办法。父亲早上骑车出去，下午借回来300元。我不假思索地带回学校，而母亲满腹心思，从此每天在家唉声叹气：人家有钱上不了学，我家有学上没得钱。父亲最后不得不道出真相，所谓“借钱”，只是噱头，是怕我在学校花钱大手大脚。妹妹在一边偷听到内情，也没法透露给我，当时没电话没手机，只有书信。直到多年之后，我才获知真实的情况。其实，一学期300多元，能怎么乱花呢？

柜中鱼肉儿女带，老远闻到一阵香——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，单位还流行发放年货，带鱼、牛肉、羊腿都发过，我全部带回老家，给父母姐妹分享。当时，父亲喜欢喝点小酒。一次，我特意从邻近的庆丰村经销店买回来一扎“分金亭”，好像两三元一瓶，低档次的白酒。父亲很开心，逢人就显摆，据说，有次他一人一顿喝下去半瓶。我怕他失控，喝出问题，此后不敢再一扎一扎地买了，当然也没机会再买了。而父亲在那年的春节，有感而发，亲手书写这么一副对联，贴在家中柜（家乡土话，即“中堂柜”）两边。他是赏识教育，自我炫耀，还是兼而有之？我没好当面跟他求证，不过，倒是给我们几个子女向的激励和提醒：行孝要及时，赶早莫赶晚。

不要儿孙孝敬我，只要我孙像我儿——等我也成为父亲之后，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，父母心里难免有失落。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，每到农历年底，我们都准时去医院急诊室“报到”，小子不是咳嗽，就是发烧。而我乡下的父亲，似乎早有预料，我儿子出生那天，听到我报喜的电话，人家祝福他升级为“奎爹”，他却有些“幸灾乐祸”：哈哈，替我报仇的人，来了——谁报仇？报谁的仇？报什么仇？你品品，细品品。那年他自己手书的春联，其实就是在有意敲打我。彼时，我不动声色无动于衷，如今，感同身受感慨万千。或许是因为我也到了做爷爷的年纪，我也在等待那个“替我报仇的人”。

父亲的无知无畏，完成了我最早的社会启蒙。父亲那些不像春联的春联，土生，土长，土味，也是最接地气的价值观教育，它传递的是一种化苦为乐、知足常乐以及自娱自乐的“乐观”态度。而我，最初接触那些春联时，是抵触的，甚至是鄙夷不屑的。可蓦然回首发现，那些文字，犹如种子，如今悄然生长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。

种子，有的在地里，有的在夹缝，有的在太空……有的在纸上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为成功付费

□黄小平

●有人问我失败和成功的关系。我说，从得失来看，失败是一种失，是一种付出，而成功是一种得，是一种收益。

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有失才会有得，有付出才会有收益。这就好理解了，如果你失败了，那是你在为成功付出，为成功付费；如果你还没有成功，那是你还没有经历失败，或者说你经历的失败还不够，还没有为成功付出足够的失败的本钱。

●失败了，就动辄放弃，那是一种赔本的买卖，因为失败了，就意味着已经付出了成本，付出了本钱，而在失败的关键时候放弃，也就放弃了成功，放弃了收益，那么你失败的付出，就只能是付之东流，血本无归。

●失败是在为成功付费，如果你不想做赔本的买卖，那就失败了接着再干！

## 什么时候喊疼

□佚名



## 在时光里深情对望

□潘玉朝

每次听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这首歌，我的心里都会有许多感触。除了歌词的内容容易引起我心里的共鸣，题目中的这几个字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的疑惑——明明时间都在这里啊，可是为什么就没了呢？

转眼又到新春，却见很多事未完，很多梦未圆，似乎每年都是这个样子。平日里早起晚睡，很难察觉时间的流逝，可是到了对所有成果进行盘点的时候，总觉时光荏苒，太快，太匆匆，而计划里的事情还有许多未实现——打从我有记忆起，这种状态就一直伴随着我。

一年四季，周而复始，唯有时间只进不退。眼见花开了又谢了，河水涨了又退了，留给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少。我们没有时间得意，没有时间悔恨，甚至都没有时间为前一场的成败总结经验和得失，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入耳都是起程的号角、道别的钟声，仿佛以往的、现在的这一切都变成了催促。

仔细想来，这催促可能一直都在。夏日里，时间精神抖擞，化作知了、化作蛙鸣，在我们清晨未起时，在我们午间休息时，在我们夜里熟睡时，不知疲倦地喊着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；冬日里，时间不冬眠，化作一阵风、一场雪、一片雾霾，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，珍惜生命。因为时间的不可重来，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自然也无法两次经历同一件事情。于是，这声声催促流入时钟，发出“滴答”“滴答”的响声，让人焦急又慌乱。

然而，时间于我们不只是无情的，恰恰相反，这个世界最长情的也是它。从我们出生到我们老去，时间不言不语，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，四季寒暑。我们有为也好，无为也罢，它始终都在。在一头黑发变成白发的过程中，在一颗种子长成果实的过程中，在一朵花缓缓坠落变成花泥的过程中，它都在一边默默凝望。

冬日夜长，我们走路的时候，它是脚跟后甩起的风；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它是鼻尖上响起的鼾声；我们发呆的时候，它是眉下迷茫的目光……对于时间来说，我们的感觉远比触觉来得灵敏。很多时候，时间不在眼里，而在心里。只有用心体悟，才能捕捉到时间的存在。这一点与人和人之间的感觉相仿。

我们只有在时间的曲水流觞来一场深情地对望，才能知道彼此心底隐秘的情感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莫不如此。我们所珍惜的也无非是这样一种感觉：不管什么时候转身回望，我在，你也在！

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，灯盏死了之后，老汪的那些举动令我动容。灯盏死时，老汪没有伤心，甚至还说：“家里数她淘，烦死了，死了正好。”可是一个月后，当她看到灯盏吃剩下的一个月饼上还有灯盏的牙印，悲痛便不可抑制了，心像刀剜一样疼。来到淹死灯盏的大水缸前，突然大放悲声，一哭起来没收住，整整哭了3个小时。有些苦痛，就像那月饼上的牙印，让人一下子找到发泄口，泄掉了内心奔涌而至悲伤的洪水。

1939年，年届五旬的阿赫玛托娃因为患有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。在与朋友闲聊时，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：“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。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？术前不觉得疼，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，术后不值得喊。”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善于隐忍的女人，命运将她击得千疮百孔，可是她依然对生命高唱赞歌。她从不轻易喊疼，这反而让人心疼。这件事验证了阿赫玛托娃的坚强以及无比卓越的抗击打能力，但并不证明她不会释放痛苦。她是智慧的，她不会让疼痛这刺长在心里，迟早要拔出来，不然会化脓。于是，她找到了一个出口，那就是诗歌。她把她的疼痛揉搓、捣碎，悉数放到诗行里，于是，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”光芒万丈。

打针叫人害怕的永远是擦拭酒精的几秒钟，等你疼了想喊的时候，针已经打完了。这就是生活，就算喊疼，也要讲究个技术含量，要瞅准时机的。罗曼·罗兰说，真正的英雄，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，还仍然热爱它。在我看来，生活的真相就是，苦乐纠缠，不死不休。我们的身体上，每一寸都刻着被时光钟爱的甜蜜与悲怆。我们需要歌唱，也可以随时喊疼。

疼痛是命运送给人生的最好礼物。不信你试一下，假装这是个不眠之夜，假装有人一边数羊，一边念叨你的名字；假装流星坠落，砸中你的愿望；假装这天地，开了一扇门，允许你的怨恨跑出去；假装大雪封门，你不用上班，安心在屋子里写信，人到中年，收信人只有一个——岁月；假装朋友们没有离散，假装那壶酒还没有喝光，假装酒精膏还没有燃尽，砂锅还冒着热气，杯盘狼藉，没有拾掇，可是莫名其妙，总是觉得那个时候更干净，也更充满生气。你在这么多的“假装”后面有没有喊疼？如果有，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泪流满面。